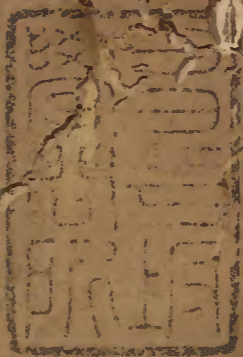


古文世編

七十三之四



漢書門類		三七三二號	九七函	五〇冊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七三二號	五〇冊	九架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32
冊數		50 (37)	
函號		359	5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世編卷之七十三

淺草文庫

大鵬賦

李白

大獵賦

擬恨賦

愁陽春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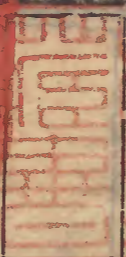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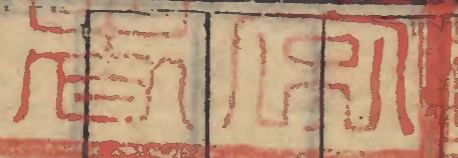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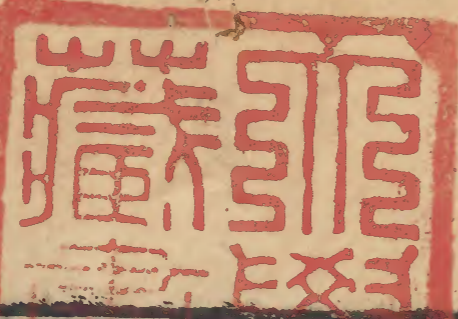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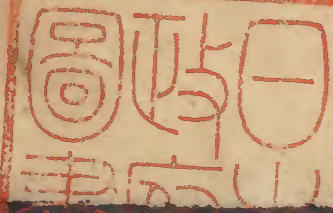
悲清秋賦

惜餘春賦

劍閣賦

與韓荆州書

宴桃李園序



世編

卷之七十三

九十一

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溧陽貞女碑

比干廟碑

進三大禮表

杜甫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於南郊賦

進鵬表

鵬賦

東西兩川說

華州試進士策問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山中與裴秀才書

王維

為崔常侍祭牙將軍

送朝監還日本序

賀古樂表

暮春逍遙谷序

謝上淮南節度使表

高適

字詰判

張巡

謝浙西節度使表

顏真卿

浪迹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諫論事先白長官疏

論都洛陽

郭子儀

代永州韋刺史謝上表

李邕

辭官歸滑表

為夫李邕請戍

溫氏

請替李邕死表

孔璋

古文世編卷之七十三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開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大鵬賦 并序

李白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觀阮宣

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
今腹乎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
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
蕩之奇言徵至怪于齊諧談北溟之有魚吾不
知其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胚渾脫
鬣鬣于海島張羽毛于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晞
扶桑之朝暉燁赫乎宇宙馮憑陵乎崑崙一鼓一
舞煙濛沙昏五嶽爲之震蕩百川爲之崩奔爾

乃蹶厚地揭太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屈
起向九萬而迅征背業太山之崔嵬翼舉長雲
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天矯塌
閭闔之崢嶸簸鴻蒙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
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勢髣
髴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脊拖揮
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邈
彼北荒將窮南圖運逸翰以旁擊鼓奔颺而長
驅燭龍銜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啓途塊視三

山杯看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
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仰
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摩蒼蒼下
覆漫漫盤古開天以直視羲和倚日以旁嘆繽
紛乎八荒之間掩映乎四海之半當胃臆之掩
晝若混芒之未判忽騰翬以迴轉則霞廓而霧
散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湄歛翳景以橫楮逆
高天而下垂憩乎泱泱之野入乎汪洋之池猛
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巖巒紛披天吳爲

之怵懷海若爲之躓踞巨鼇冠山而却步長鯨
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
神恠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爲豈比夫蓬萊之
黃鵠誇金衣與菊裳耻蒼梧之玄鳳耀綵質與
錦章旣御服于靈仙又馴擾于池隍精衛殷勤
于銜木鷓鴣悲愁乎薦觴天鷄警曉于蟠桃跋
鳥晰曜于太陽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
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厥類乎北方不矜大而暴
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充

腸戲暘谷而徘徊憑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鳥
見謂之曰偉哉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
極左翼蔽乎東羗跨躡地絡周旋天網以恍惚
爲巢以虛無爲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于是乎
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斥
鷃之輩空見笑於藩籬

大獵賦 并序

李白

白以爲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達不
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
詞賦歷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畧竊
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
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
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上林云左蒼梧
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長楊誇胡設
網爲周陸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

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為雄壯極
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為
家萬姓為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
之而臣以為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
論死之小竊為微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遐
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亦將耀威
講武掃天蕩野豈荒淫侈靡非三驅之意邪臣
白作頌折中厥美其辭曰

粵自皇唐之挈天地而襲氣母兮粲五葉之歲

不惟開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總六聖之光熙
誕金德之純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
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為師明無幽而
不燭兮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
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
玄冥掌雪木脫葉草解節土爨煙陰火井冰閉
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滄八水兮休百工
考玉制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閑隙兮因校獵而
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徵水

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飈掃萬乘雷奔
捎扶桑而拂火雲今刮月窟而搜寒門赫壯觀
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畧也而內以中
華爲天心外以窮髮爲海口豁咽喉以洞開吞
荒裔而盡取大章按步以來徑夸父振策而奔
走足跡乎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未有君
王於是撞鴻鍾發鑾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
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柝今瞰三危挾細
柳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

於是擢倚天之劔彎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到
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爲之流川嶽爲之生風羽
毛揚兮九天絳獵火燃兮千山紅乃石崖尤之
徒聚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
霆烜赫震於蠻貊陋梁都之體制鄙靈囿之規
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作陸夾東海而
爲塹兮拖西冥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迴千
羣以全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雲
羅高張天網密布且罟懸原峭格掩路蟻蠊過

而猶礙蟪蛄飛而不度彼層霄與殊榛罕身鳥
與伏兔從營合技彌巒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
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空之飛雪吳騫走練宛
馬蹀血縈衆山之聯絲隔遠水之明滅使五丁
摧峰一夫拔木下整高頽深平險谷擺椿栝開
林叢喤喤呶呶盡奔突於場中而田疆古冶之
疇烏獲中黃之黨越崢嶸獵莽蒼暗鳴哮闕風
旋電往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後手猱挾
三挈兩旣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魁號

以鷲睨兮氣赫火而敵煙拳封獬肘巨誕梟羊
應叱以斃踣猱兪亡精而墜顛或碎腦以折脊
或歎髓而飛涎窮遐荒蕩林藪扼土伯殪天狗
脫角犀頂探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換雄虺之
九首昨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君王於是
峩通天靡星旃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效獲
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扶鬼標之駭人也又
命建夔鼓勵武卒雖躡轢之已多猶拘怒而未
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戎車轆轤以

陸離馭騎煌煌以奮發鷹犬之所騰捷飛走之
所蹉蹶攫麀麇以咆哮蹂豺貉以挂格膏鋒染
鏑填巖掩窟觀殊材舉逸羣尚揮霍以出沒別
有白貂飛駿窮奇貍獠牙如錯劍鬣如叢竿口
吞及鋌目極槍櫓碎琅弧攫玉弩射猛彘透奔
虎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仇誰
謂南山白額之足覩總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
都盧趨喬林撇絕壁抄衛御攬貍獠囚鼪鼯於
峻崖頓殺獲於穹石養由發箭奇肱飛車巧聒

更羸妙兼捕且墜鷓鴣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
捐鷓鴣漂鷓鴣彈地廬與神居斬飛鵬於日域
摧大鳳於天墟龍伯釣其靈鼈任公獲其巨魚
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恠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
飛毛灑雪狀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又似
乎積禽為山下萌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朝日陰
兔喪精於明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
於路絕而忽也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
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俄而君王茫然改

容愀然有失於居安思危防險戒逸斯馳騁以
徑發非至理之弘術且夫人君以端拱為尊玄
妙為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命去三面之網
示六合之仁已殺者皆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
真雖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焯輪解鳳凰與鸞
鷲旋騶虞與麒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渭
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無騎酌醕韜兵弋
火網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垓之圃開日月
之扇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

狩教何宣成之足數哂穆王之荒誕歌白雲之
西母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醇和之觴
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徃於道德
張無外以為且琢大朴以為杙頓天網以掩之
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使天人晏
安草木蕃殖六宮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
鄭衛之聲却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
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
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方將延

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
封於太山篆德於社首豈與乎七十二帝同條
而共貫哉君王於是剋蚬旌反鑿輿訪廣成於
至道問大隗之幽居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
下不知其所如也

擬恨賦

李白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墳毀浮生可
嗟大運同此於是僕本壯夫慷慨不歇仰思前
賢飲恨而沒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劍叱
咤指揮中原東馳渤海西漂崑崙斷蛇奮旅掃
清國步握瑤圖而倏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長
辭天下縞素若乃項王虎鬪白日爭輝拔山力
盡蓋世心違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帳
中劍舞泣挫雄威雖今不逝暗啞何歸至如荆

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籬始
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若夫陳后失
寵長門掩扉日冷金殿霜淒錦衣春草罷綠秋
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君王之有違昔者屈
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舊楚魂飛長楸聽江風
之嫋嫋聞嶺沅之啾啾永埋骨於綠水怨懷王
之不收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精
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嘆黃犬之無緣或有從
軍永訣去國長違天涯遷客海外思歸此人忽

見愁雲蔽日斷心飛莫不攢眉痛骨杖淚霑衣
若乃錯繡轂填金門煙塵曉沓歌鐘晝喧亦復
星沉電滅閉影潛魂已矣哉桂華滿今明月輝
扶桑曉今白日飛玉顏減今蠓螳聚碧臺空今
歌舞稀與天道今共盡莫不委骨而同歸

海濱林與天並合其遠莫不委管而回瀾
大桑葉合白日乘王賦流令數載來與空令
其式事氣因時感與子美如封華嚴令即日
守其論論海邊令日與子美如封華嚴令即日
貝慈雲瑞日憫心張其家世武獻其妹武雲朱

愁陽春賦

李白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蕩漾惚恍何垂楊旖
旎之愁人天光清而妍和海氣綠而芳新綵翠
今阡眠雲飄飄而相鮮演漾今夤緣窺青苔之
生泉縹緲兮翩綿見遊絲之縈烟魂與此兮俱
斷醉風光兮悽然若乃隴水秦聲江猿巴吟明
妃玉塞楚客楓林試登高而望遠痛切骨而傷
心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如雪兼萬情之悲
歡茲一感於芳節若有一人兮湘水濱隔雲霓



而見無因灑別淚今人波寄東流於情親若使
春光可攬而不滅今吾欲贈天涯之佳人

悲清秋賦

李白

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歸
海雲橫秋而蔽天余以鳥道計於故鄉不知去
荆吳之幾千于時西陽半規映島欲沒澄湖練
明遙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蕩渺懷燕而望越荷
花落兮江色秋風嫋嫋兮夜悠悠臨窮溟而有
羨思釣鰲於滄洲無脩竿以一舉撫洪波而增
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托些吾將採藥於蓬

丘

今心氤氳目眇眇兮憂紛紛披衛情於淇水結
楚夢於陽雲春每歸兮花開已闌兮春改歎
長河之流速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
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掛長繩於青天繫此西
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
見遊絲之橫路網春暉以留人沈吟兮哀歌躑
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
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君兮咨嗟橫涕
淚兮怨春華寄遙情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

劔閣賦

李白

咸陽之南直望五十里見雲峰之崔嵬前有劔
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上則松風蕭颯颯颯有
巴猿兮相哀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而
驚雷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
安極我沉吟兮嘆息視滄波之東注悲白日之
西匿鴻別鴈兮秋聲雲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
於劔閣與君兩鄉對酒而相憶

古文世編 卷之七十三 十一
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
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
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叅造化學究天人幸願
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
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
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
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
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
卽辟荀慈明旣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

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
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
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
見賞白每觀其啣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
激知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
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
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
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
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

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下之
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君侯圖之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
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
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
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
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
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不如此... 坐... 精... 天... 湖... 主... 夫... 春...

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
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考天下周求
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宇胡公身揭
日月心飛蓬萊起飡霞之孤樓鍊及景之精氣
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
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其仙城元侯聞之乘興
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渡綠
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

古文志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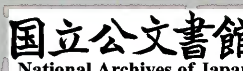
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歸
恨不得同棲煙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
譚石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以寵別
賦而贈之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
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
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振俗則皆掃地而祠之
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
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為邦之意
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
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母
純孝手柔荳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

溧陽貞義女碑記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
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
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振俗則皆掃地而祠之
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
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為邦之意
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
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母
純孝手柔荳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



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
於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
奔勾吳月涉皇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
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
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
聲凌浮雲令伍氏必報之讎一旦得雪蓋亦難
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
於天倫魯姑棄子以郤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
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易耳卒使伍員開

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
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
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忠孝之士亦
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
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
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

比干廟碑

李白

昔殷王毒痛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
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
是重其死非忠也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
師實其于亂之謀總其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
乃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孟津公存而
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兩繫豈不重歟夫子稱
殷有三仁豈無微旨故頌之曰存其身存其宗
亦仁矣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圖其國

亦仁矣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之
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
仁各順其志

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載矣與
麋鹿同羣而處浪跡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
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
明詔不夕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
以此知分沉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汗默以
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
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
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

浸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
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
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
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
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杜甫

冬十有一月天子旣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
弊用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摠大禮以相籍
越彝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修
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
春寒薄而清浮虛閭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虬
捎熒惑隨旄頭風伯扶道雷公挾輶通天台之
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礪萬僊颼颼歛臻
于長樂之舍鬼入乎崑崙之丘太一奉引包犧

左右堯步舜趨禹馳湯驟鬱閼宮之嶺峯坼元
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牆撫流沙而承雷紛墮
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艷光
炯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籍舒就祝融擲火
以焚香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辯名
物之難究瓊漿自間於粢盛羽客先來於介冑
爍聖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
勅王喬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匪正辭於祝史
若臍嚮虫而有憑肅風颺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

金英霏而披靡擬雜佩於層巔孔蓋歆於颯纒
中澹澹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為
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
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為仲達所愚鑿齒其
俗窶窶其孤赤鳥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
不肯負其圖伊神器皋兀而小人响喻曆紀大
破創痍未蘇尚攫拏於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
羣雄之發憤誰一統於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
風塵之不殊比聰鬼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

陰鬼嘯落日梟嘯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
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茲
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初暴叔寶初
襲編尚新義旗爰入旣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
爲數子自誣敢貞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晤或
喜至於泣鱗介以之鳴篋昆跂以之振蟄感而
遂通罔不具集仡神光而紺閻羅詭異以戢音
地軸傾而融曳洞宮儼以嶷岌九天之雲下垂
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矯以

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有虹蜺
爲鉤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髮漠漠
至精濃濃條弛張於巨細覬披寫於心胷蓋修
竿無隙而交席已容裂手中之黑簿睨堂下之
金鐘得非擬斯人於壽域明返樸於玄蹤忽翳
日而翻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咸讐跖而壯茲
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
天師張道陵等泊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吏謁
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上配君

古文世編 卷之七十三 三十一
服宮尊臣商起數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
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啓青陸獻千春之祥
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斧裳故風后孔甲充
其佐山稽岐伯翼其旁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
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
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軍終
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
實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
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氏好問自久下

我同科於季康敢撥亂反正乃此其所長萬神
開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能事
頽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
自得况是蹴魏踏晉批周挾隋之後與夫更始
者哉

古文世系 卷之七十三 三十八
形而尊饗璧玉儲精以稠豐門闌洞豁而森爽
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熙事莽而
充塞羣心麇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
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
之道死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勳是可以
中摩伊呂上冠夔禹代天之工爲人之傑丹青
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以來若此時一皆朝有
數四名垂卓絕向不遇及正撥亂之主君臣父
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輩

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與韜
鈴載其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
盛而已爾乃直于主索于祊警幽全之物散純
道之精益我后常用惟時克貞骨以蕭合酌以
茅明嘏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殄
其瑞神姦妄帖不敢秘其精而撫絕軌享鴻名
者矣于以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
芳霏霏於玉笋沛枯骨而破壘盲施歿胎而逮
鰥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劔皆鳴汗鑄

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宮歔歔陰事
 儼雅薄清輝於鼎湖之山靜餘響於蒼梧之野
 上窅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自勝瞰
 牙旗而獨立吟翠駮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
 千官逖聽而思凝於是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
 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淳樸登尚猶日慎業業孝
 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之
 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
 充其股肱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淫祀

和仍諸侯敢於迫脅方士奮其威稜一則以微
 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憑又非陛下恢廓緒業
 其瑣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躅天踏地授綏登
 車伊鴻洞槍纍先出為儲胥本枝根株乎萬代
 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采壇緝席宿
 夫行所如初

有事於南郊賦

杜甫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
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
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條頌祇之書獻祭
天之紀令泰龜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履掌次閱
壇邸之則封人考墳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
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
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又齋
心於宿設將盥食而匪寧旌門坡陁以前驚設

騎反覆以相經頤曾城之軋軋軼萬戶之熒熒
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掣翠毛於華蓋
之角葦黃屋於鉤陳之星神仙戍削以落羽翹
魍幽憂以固扃戰岐慄華擺渭掉涇地回回而
風浙浙天泱泱而氣清清甲冑乘陵轉迅雷於
荆門巫峽玉帛清迴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
乘輿霈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
可乎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滓爲之垠堦駟蒼
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攫而黝蠕徒有

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鑊成陰以結絡
吹堪輿以軒輕槍寒暑以前却中營密擁乎太
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羆弭耳以相舐虎豹高
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繡綺屏玉軼以蠟
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
於穹崇之幕衝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轆轤而或
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
以告潔藹嚴上而清超雲齒齒以張蓋春歲蕤
而建杓簪裾斐斐樽俎蕭蕭方回曲折周旋寂

古文世系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三
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
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
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
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必取先於稻秫麩
蘗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
豐備以相沿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
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羣望之徧祭在斯
示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
節奏以進退韶夏濩武采之於訓謨鍾石陶匏

具之於梗槩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砰礚英
華發外非因乎筍簴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
鼓之大旣而腠骨胠胷柴燎窟塊騖春擘赫葩
叙晦漬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佺淡眇溟菴
淬聖慮岑寂玄黃增霈蒼生顯昂毛髮清籟雷
公河伯咸駘駘以修聳湘女江妃乍紛綸而掩
曖執紘秉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
光倏斂祀事虛明於是潛漉乎渙汗紆餘乎經
營浸朱崖而灑朔漠洵暘谷而濡若英耆艾涕

而童子儻叢棘坼狴牢傾是率土之濱覃醜醜
以游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淡泞
乎無極殷薦綢繆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
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卿侯伯
雜羣儒三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
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
而王根啓閉於厥初以木傳子攄終始而可見
洎虞夏商周茲煥炳葱蒨秦失之於狼貪蠶食
漢綴之以蛇斷龍戰中莽茫夫何從聖蓄縮曾

不眷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蹄齧
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轍協夫貽孫以降
使之造命更挈累聖昭洗中祚觸蹶氣慘黷乎
脂夜之妖勢廻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
憤激之際天闕不敢旅拒鬼神爲之嗚咽高衢
騰塵長劔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插紫極之將頽
拾清芬於已缺鑪以之仁義鍤以之賢哲聯祖
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影撇蓋九五之後人人自
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爲稷禹王綱近

古而不執天聽貞觀以高揭蠢爾差僭粲然優
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微刊定於興廢繼絕而
後覩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算外一
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
受我其夙夜匪遑宴用素樸以守于嗟乎麟鳳
胡爲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垂裕
于後夫聖以百年爲鶉鷲道以萬物爲芻狗今
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拂龜
於周漢之餘緩視闊步於魏晉之首斯上占成

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
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
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
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爲寶增怵惕以孜孜
况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
勳不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
官未墜素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
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
學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
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
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蓋體
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

進鵬賦表

杜甫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
勳不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
官未墜素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
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
學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
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
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蓋體
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

仕進乎伏惟天子哀憐之明主儻使執先祖之
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
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
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
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
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死罪以爲鷖者鷖鳥之
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
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
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

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謹

言

鵬賦

杜甫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爲已任
橫殺氣而獨往稍稍勁翮蕭蕭遺響杳不可追
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鷲
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鵬之大畧也若乃
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
蕩瀾風雲亂起雪沔山陰冰纏樹死迷向背於
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
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椽杙

待尤者而綱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
歛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
開網羅而有喜獻令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閑隸
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孿之掣曳
挫豪梗之飛翻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
然後綴以珠飾呈以至尊搏風槍彘用壯旌門
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
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
落引塵沙而晝昏豁瑠瑯之榮觀棄功效而不

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兔恃古
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惑我往來趑趄我
場圃雖青骹戴角白鼻如瓠蹙奔蹄而俯臨飛
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屢攬之而
頽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曉哮其音颯爽其慮
續下繡而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
無據方蹉跎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
百勝昭著夙昔多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
其鶻鵠鴟鴞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

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不珍輕鷹隼而自
若託鴻鵠而為隣彼壯夫之慷慨假強敵而遂
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復臻忽隔天路終
辭冰濱寧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一
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
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
寒風凜冽雖趾躄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
開突杈枒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
是可吁畏必使鳥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恠

之羣想英靈而虛墜豈非虛陳其力叨竊其位
等摩天而自安與檜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
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
形置巢巖窠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然闕庭莫
試鉤爪空迴斗星衆雛儻割解於金殿此鳥已
將老於巖扃

之竊恐備吐蕃在羗漢兵小昵而釁隙隨之矣
况軍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速擇福禪主之
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哀恤致其驩
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而優旬
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羗各繫其部落刺史得自
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入州都管在
一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羗之豪族發源
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
與奪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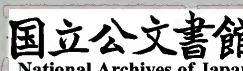
藉其爲本式遏雪嶺之西哉比羗族封王者言
以拔城之功得令成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
余諸董攘臂何王尹之欲是矣由策嗣羗王關
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
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
後都靜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
語或縱一部落怨獲羣部喜矣無爽如此處分
豈惟邛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三城
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于將者正色遣之

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爲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卽發精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散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償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寔不離蜀也大抵祗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受僭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家辨而貧家創瘼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雖見田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而已

潛稼州縣官其手不結林五鞭具田不效示文
與日采矣今富良非不懸于象擲掌蓋亦禮矣
謂入田管內最大精求宜既富家辨而貧家隱
不兼以此土對王命下安熱入何矣豪熱受罰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
杜甫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故供甲
兵士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
奉養祿食之出辭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
知歸地著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
業于上庶尹備山甫補袞之能事于下而東寇
猶小梗率土未甚闢總彼賦稅之獲盡贍軍旅
之用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
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



時則黎元轉罹于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
 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
 敝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蓋在矣得游說
 乎
 問國有輅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
 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
 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
 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
 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况軍書未絕

王命急宜插羽先翥於騰鷹敝帷不供於埋馬
 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駮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
 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恩難再
 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
 之市欲使輶軒有喜王客合宜閭闔罷杼軸之
 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啓之理疏奠之術抑
 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為
 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

達倉庾之儲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
司相土決彼支渠旣潰涓而亂河竟功多而事
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
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雖遠方之粟大來而
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徵茲水工
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又恐煩費居多
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鋪復擁填淤之泥若然
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
矣矧夫人煙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之

要挺賓主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
致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况寇猶作梗兵不可
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覩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
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贍
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敎以戰
鬪亭午放其庸保課乃菽麥以爲尋常夫悅以
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未卜及
瓜之還交此翳桑之餓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

古文世編 卷之七十三 四十六
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敬授人時十六
升自唐侯者已昔帝舜之爲臣也舉禹之功克
平水土三十登爲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
加之以勞身焦思旣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
凶舉十六相胡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
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
翼竊觀古人聖哲未有不以君唱于上臣和于
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爲而理者也主上躬

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
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
庶官但恭已而已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
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
山東之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子議
論引正詞氣高雅則遺褻盪滌之後聖朝砥礪
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
之稷卨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朴於羲皇之
上自古哲主立極大臣爲體眇然坦途利往何

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策趨
競一第哉頃之間孝廉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
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束以徵事曷成
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
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或行乎前
榆莢後契乃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
制輕重又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
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苟凶穰以之貴
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是以
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乎哉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杜甫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
有可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畧周禮王
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
得淑女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
之義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
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
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
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某姓皇甫氏其

先安定人也惟嵩封商于赫有光伊玄祖樹德
于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
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紱冕所興列爲公侯古
有皇甫充石則其宗可知也夫可體元消息經
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
矣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雍
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
離丹鳳之穴曾祖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
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監門衛

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褓體如
冰雪氣象受于天和詩禮傳乎胎教故列我開
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上昔
在春宮之日詔誥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
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沉靜明珠在蚌水月鮮
白美玉處石雲崖津潤結襦而金印相輝同輦
而翠旗文影由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
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
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揚已卑以自

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彌縫坤
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
有初也不久好奈何况妃亦旣邁疾怙如慮往
上以之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于御手
見寢始迴于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
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
乙亥十月癸未朔薨于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
有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
霧重青岑天子悼履綦之無絕惜脂粉之凝冷

下麟鳳之銀床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
權殯于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其月二十七日
已酉卜葬于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禮也制曰
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孰云疾疢
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于懷宜登四妃之列
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須並官供河南
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力
序于王者之有始有卒介于嬪御之不僭不濫
是何存榮沒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

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
疾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
矣有女曰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
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昔王儉以公
主恩尚帝女爲榮何晏兼關內侯是亦晉朝歸
美公主禮承于訓孝自于心霜露之感形于顏
色享祀之數缺于灑埽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
之西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蓬
萊之深異縣有松檟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

未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關塞之風烟尋常涕泗
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移于是下教邑司爰度
碑版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竇王之園林以白頭
嵇阮豈獨步于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
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闕游夏入文學之科
兼叙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誄銘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
洶洶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婉彼柔惠
迥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

大往展如之媛孰與爭長珩珮是加鞶褕克備
先德後已累功居位壺儀孔修宮教咸遂王子
獎飾禮亦尊異小苑春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
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
終極馮相視稜太史書氛藏舟晦色遊水寒文
翠幄成彩金爐罷燠燕趙一馬瀟湘片雲恍惚
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耻公主愁思
永懷于彼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巖巖禹鑿瀾瀾
伊川列樹拱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歛就雕鐫
金石照地蛟龍下天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寺
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
與詞永久

古今世編 卷之七十三 五十三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
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
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
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
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踈鐘相聞此時獨坐
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携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
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儵出水白
鷗矯翼露濕青臯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倘能從

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
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
一山中人王維白

為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王維

嗚呼天子命之建旗西門帶甲十萬鐵騎雲屯
橫挑強胡飲馬河源嗟爾勇健表為牙門牙門
伊何全齊大族四方有事誓死鳴轂前有血刃
後有飛鏃其氣益振大呼馳逐翩翩白馬象弧
雕服戈舂其喉矢集其目嗚呼天下無事今上
好文爾有餘勇莫敢邀勳腰鞬白首蹉跎塞雲
死於裨將誰統前軍家本秦人靈車東鶩長天
積雪邊城欲暮麾下行哭前旌抗路身有寶劍

不佩而去轅有代馬悲鳴踟顧嗚呼我誠軍吏
令送爾歸旣素我服亦朱其衣黠虜未滅壯士
長辭牢醴以祭太息歔歔尚饗

送朝監還日本國序

王維

舜覲羣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
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頌五瑞
之玉惟我皇上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廣運
涵育無垠若華爲東道之標戴勝爲西門之候
豈甘心於邛杖非徵貢於苞茅亦由呼韓來朝
舍於蒲萄之館昆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
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
五老告期况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

諸國日本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
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
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
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次蠻夷之邸我無爾詐
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弛禁上敷文教虛至
實歸故人民雜居往如市朝司馬結髮遊聖負
笈辭親問禮於老典學詩於子夏魯借車馬孔
丘遂適於宗周鄭獻縞衣季札始通於上國名
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

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美遺
母不居一國欲其晝錦還鄉莊舄旣題而思歸
關羽報恩而終去於是稽首北闕暴足東轆篋
命賜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
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噐於異姓之國瑯琊臺
上迥望龍門碣石館前夏然鳥逝鯨魚噴浪則
萬里倒廻鷁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薺鬱
島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
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森不知其所之何

相思之可寄噫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
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席諭彼藩臣
三寸猶在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
魏而逾尊

賀古樂器表

王維

伏惟陛下居皇建之極中得混成之大道奉先
天之聖祖玄化協於無爲育率土之羣生至仁
侔於陰騭然猶精意不倦聖祀逾崇遍禮羣仙
思祐九服故得龐眉皓髮遙同入昴之人真訣
玄言來告馭風之客棲身七曜以俟唐堯藏樂
九疑不傳虞舜留茲石室思獻玉墀憑野豕以
呈形表洞仙之屬意且神物思變古亦有之龍
躍平津實爲寶劍鳧飛葉縣空餘素履器非上

品人纔下僊猶能精誠聿脩神變浚若况殊庭
 致貺天老効祥願受至尊以享上帝亦既考擊
 動諧律呂韶濩慙其九奏雲咸失其八音翠鳳
 入於洞簫殊非雅韻朱鷺傳於鼗鼓敢比僊聲
 天地同和神祇降福無窮之壽永撫寶圖無彊
 之休以康庶績實由至德斯感大道玄通神人
 親告於休徵靈僊不秘其空樂稽之古昔實未
 見聞

暮春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
 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
 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
 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歡心格於上帝喜氣降
 為陽春時則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
 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典邦教
 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
 朝則雜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

之代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鍾鼓退於彤庭
選辰擇地右班劍駮六駟畫輪載轂羽撞先路
以詣夫逍遙焉神臯藉其綠草驪山啓其朱戶
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其棟水源於室灞陵
下連乎萊地新豐半入於冢林館層巔檻陋師
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節
園木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花逕窈窕衡臯連
漪驂御延佇於叢薄珮玉升降於蒼翠於是外
僕告次獸人獻鮮樽以大壘烹用五鼎木器擁

腫卽天姿以爲飾沼毛蘋繫在山羞而可薦伶
人在位曼姬始縠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
於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煙露日在蒙汜羣山夕
嵐猶有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
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
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弟兄元凱
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賢
楚傳常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
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謝上淮南節度使表
 高適
 流布聖澤江淮益深扇揚皇風草木增色伏惟
 陛下大明照臨純孝撫御漢主事親之日爰總
 六師軒后垂衣之辰再清四海猶以京華尚阻
 國步暫艱運若石之神謀推赤心於人腹臣器
 非管樂殊孔明之自比識謝孫吳異山濤之暗
 合豈意聖私超等榮寵薦臻拔自周行重寄方
 面以特危而注意竊愧非才因國難以捐軀顧
 為定分卽當訓練將卒緝綏黎屯外以平賊為

謝上淮南節度使表

高適

流布聖澤江淮益深扇揚皇風草木增色伏惟
 陛下大明照臨純孝撫御漢主事親之日爰總
 六師軒后垂衣之辰再清四海猶以京華尚阻
 國步暫艱運若石之神謀推赤心於人腹臣器
 非管樂殊孔明之自比識謝孫吳異山濤之暗
 合豈意聖私超等榮寵薦臻拔自周行重寄方
 面以特危而注意竊愧非才因國難以捐軀顧
 為定分卽當訓練將卒緝綏黎屯外以平賊為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
蹙乏食巡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
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蛾眉之碧峰豫
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
辱黎獻擅臊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
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
又激厲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
合圍倅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
羽揮裏瘡猶出障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

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
詩曰岩峩庶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塵埃色安
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
上遙聞橫吹吟

睢陽忠義動天地其文章不多見寥寥數言
皆是碎珠斷壁故附刻之

卷之七十三 六十三

謝浙西節度使表
顏真卿

謝浙西節度使表

顏真卿

聖德含弘不遺簪履捨以罪戾假以麾幢感戴
恩榮死生知報臣以全吳舊國分閩重權煮東
海以自資塹西河而作固九州天險之地六代
帝王之都是以魏文興嗟其從南北之限符堅
恃衆爰喪百萬之師豈不以形勝是先腹心斯
切親賢重寄鎮遏攸難矧在庸微寧堪及此是
以拜命之日以榮為憂即當繕修甲兵拊循將
士觀察要害以備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遵陛

卷之七十三 六十三

下聖明之理一心戮力上答天慈俯察愚衷死且不朽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顏真卿

士有牢籠太虛撒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
軋無間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真子乎玄真子
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
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冲虚白馬非馬證
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
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
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
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

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
三江返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
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
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誼爲作內解玄真又
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爲
宗觀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
恐玄真浪迹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
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掏河夫
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嫂徐

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
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栢梁
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
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
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開闔旌曰廻
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真爲序因賦栢梁之什文
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旣門隔流水十年無橋
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爲席
驪皮爲屨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擊杖隨意

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
玄真配為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
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
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有何
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為燈以共
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
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
墨應節而成大曆九年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
真卿以舴艋旣弊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願

以為浮家泛宅沿沂江湖之上往來若雪之間
野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
澹然人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
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合乎古作者莫可測也
忽焉去我思德滋深曷以宣懷寄諸他山之石
銘曰

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其賤貧泛湖海同光塵
宅漁舟垂釣綸輔明王若斯人豈煙波論此身

子庶民... 治曰

必得去... 雖失之幸矣...

諫論事先白長官疏

顏真卿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讒毀自今說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

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
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
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
明楚之無極漢之汪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
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廻聽察
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
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爲使衆人皆
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

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
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
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
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往所以
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
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
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闔宦袁
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
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

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敝盡萃于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為患偽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

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事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

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論都洛陽

郭子儀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

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
居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
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
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助順抑亦地
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
鑾駕東巡蓋以六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
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
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
荒遂令陛下震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

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
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
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
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
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旣乏軍儲又鮮
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徑于相土
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
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
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

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為狄所滅始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况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賢才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鮪之直薄征弛方郵檠

迨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脩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

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仕神州
 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
 推澤濫駕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
 虛受寧興襦袴之謠况此州地極三湘俗叅百
 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牧守
 於再秋彌驕犢俗代征賦於二郡重困疲人分
 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
 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

代永州韋刺史謝上表

李邕

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仕神州
 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
 推澤濫駕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
 虛受寧興襦袴之謠况此州地極三湘俗叅百
 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牧守
 於再秋彌驕犢俗代征賦於二郡重困疲人分
 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
 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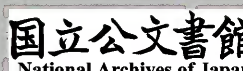
切不敢違寧謹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
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因答生成之造

伏再
奏
受命
外

辭官歸滑州表

李邕

臣邕言臣素無藝能積負訕謗衆多之口自可
銷金怨讐之心每堪殞首伏惟陛下至明大聖
察之纖微盛德在人洗之瑕穢山川納者不擇
薰蕕天地覆之是霑雨露且人荷惠渥大抵官
榮今臣蒙國恩私及驅命事出涯分之外恩加
父母之深已逝之竟復歸朽質既乏安地尚叅
高班雖欲殺身未能報主彌慙持祿有以保名
但秋燕將辭必徘徊於大廈老馬雖去終顧步



於華軒况臣今茲六十有七光陰荏苒行止歎
危就木之時不知幾日懸車之歲僅有三年卽
以今日歸州不任違遠涕戀之極謹奉表以聞

今臣年六十有七光陰荏苒行止歎危就木之時不知幾日懸車之歲僅有三年卽以今日歸州不任違遠涕戀之極謹奉表以聞

為夫請戍邊自贖表

溫氏

妾溫氏言邕効職不謹狀涉貪狼逼迫囹圄獲
罪以聞誠宜不待刑書便當殞滅然事有所隱
恐負明時天聞曷遠號訴不敢倉卒之際分從
嚴誅豈謂天鑒仁明邕得生竄荒外再造之幸
上答何階死罪死罪邕少習文章薄竊時譽疾
惡如讎在任拾遺奏張昌宗之黨後叅憲府劾
武三思之罪坐此為累不容於衆秉邪佞者切
齒攻文章者側目由是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

見闕庭何啻十載歲時疑戀聞者傷懷屬國家
有事東嶽大禮告成法駕西旋路遵近境邕奉
牛酒之獻各展臣子之心不意天澤曲垂恩私
屬沐邕當再躍何以爲心懇至夙誠冀遂申効
妾聞正直見用邪佞生憂邕之禍端自此爲始
且邕比任外官竟無一議天顏暫顧罪則旋生
諺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伏惟陛下明察此
言妾之微軀萬死無恨死罪死罪邕初蒙勘當
卽便禁身水不入口向逾五日孤直援寡邪黨

相趨窘急至深實不堪忍氣微息奄惟命是聽
遺邕手書事生吏口貸百姓蠶種抑稱枉法市
羅以進令作賊私吏以爲能守此加罪當時醜
使朝堂潛皆守捉號天訴地誰肯爲聞嚴命將
行恭往奔逐泣血去國沒骨炎荒長任欽州示
以無用妾願充邕一卒之用効力明時膏塗朔
邊骨糞沙壤使得身死王事成邕夙心妾則碎
首粉身萬死爲足妾夫婦義重當見其志不避
罪責冒死上聞儻天光垂照卽當殞滅妾之榮

幸實荷再生謹奉表投延恩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請替李邕死表

孔璋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

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
謫屈終姦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
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
今聞坐賊醜敗厥行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
救乏調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
聞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
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
如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轅無取徒獸視禽
息雖生何爲况賢爲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

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
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
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
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
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
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
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縫掖有足効矣
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
全林父之功使臣得明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

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
俟天成命敢忘伏劔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
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劇
孟以為寇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
衆伏惟陛下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
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
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况大禮
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
思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
而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
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瑋死罪死罪



古文世編卷之七十四

論原州戍

元載

奏記宰相

劉知幾

孟浩然集序

王士源

吊古戰場文

李華

政事堂記

沈亞之

馮燕傳

蕭宗

冊代王為皇太子文

張志和

碧虛

張志和

驚鷺

濤之靈

論古篆書

翰林李太白詩集序

元包首傳文

元包五行傳

元包說源

義激州

賜陳敬瑄太尉鐵券文

蕭宗

蕭宗

李陽冰

蘇源明

蘇源明

王士禛

王士禛

崔蠡

樂明龜

詞標文苑科策對

文苑英華

賀元日御正殿受朝賀表

永泰改元詔

代宗

季札

獨孤及

條奏貢舉疏

楊綰

論則天本紀疏

沈既濟

君臣箴

德宗

宸宸台衡二銘

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韋臯

韋臯破吐蕃露布 于公異

陸文學自序 陸羽

論鑒識收藏購求閱玩 張彥遠

為李採訪賀收京表 常衮

授田神功僕射制 蘇頌

授李抱玉開府儀同三司制 蘇頌

宋泰初

寶元

歸歎

古文世編卷之七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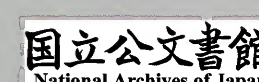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論原州戍 元載

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二縣可



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
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
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戍涇州為之根本分
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
心則朝廷可高枕矣

古文世說卷之二十四

奏記宰相

劉知幾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
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靜言思之其不
可有五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籍功於
衆唯漢東觀大集羣儒然纂述無主條章靡建
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今史司取
士有倍東京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
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
無日一不可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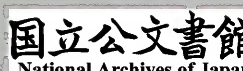
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
 官載事為廣今史臣編錄唯自詢采二史不注
 起居百家罕通行狀卽仲尼猶且管窺况中材
 豈能博物二不可也史局通籍禁門幽居九重
 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館中作者如林皆願
 長喙無聞齟舌一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具
 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韶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
 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尚書
 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以懲惡勸善為先今史

官注記類稟監脩或謂尚須直辭或謂宜當隱
 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誰在四
 不可也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宜明立科條
 審定區域庶人思自勉書可立成今監者不肯
 指授脩者又不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
 坐變炎涼徒延歲月五不可也凡此不可其流
 實多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能
 得僕所以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
 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

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鶴筆
未獲麟徒殫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
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哀而
察之

孟浩然集序 王士源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
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
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掇菁藻
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
間遊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
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
閣筆不復為繼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
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朮范陽盧僕大理評事



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倩之守河南獨孤策率
與浩然為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
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咏穆如
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
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
公預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
矣身行樂耳遑恤其它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
旣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士源
它時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

發亦自其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游襄陽時
浩然疾癩發背且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謔食鮮
疾動終于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
然文不為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飾動以
求真故似誕遊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
繼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
也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恒
嶽咨求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
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脩

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詔書徵謁京邑與
冢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麇至始知浩然物故
嗟哉未祿于代史不必書安可哲蹤妙韻從此
而絕故詳問文者隨術所論美行嘉聞十不紀
一浩然凡所屬綴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嘆
為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
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獲既無他事為之
傳次遂使海內衣冠縉紳經襄陽思覩其文蓋
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文詩二百一十八
首分為四卷詩或缺逸未成而製思清美及他
人酬贈咸錄次而不棄耳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徂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濶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

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
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
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
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
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
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
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
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
親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

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
竭兮絃絕血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
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
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鬼鬼結兮天沉沉鬼
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
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
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
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旣城朔
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

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
 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
 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
 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
 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
 疑惛惛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
 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
 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
 之奈何守在四夷

政事堂記

李華

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于社稷無
 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
 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
 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
 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
 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
 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
 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

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
 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
 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
 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
 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
 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
 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
 主生殺之柄天子揜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
 論思變成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

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戒

馮祥者魏豪人父祖無聞者祥少以意氣任事
 為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祥聞之往觀
 殺不平遂沉毬田閭官捕急遂亡潛益與潘
 中少年雜處相得時相國賈公祐主事

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古伊尹之
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
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
主生殺之柄天子掄九重之耳變理化為權術
青史有存所以為惡其之無可勝數列國有傳

馮燕傳 沈亞之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
為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
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
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才
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旁婦人翳袖而
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焉其夫滑將張
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
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



戶納嬰以裾蔽燕燕早春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日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妻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廼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卽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

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敘義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者爲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祇奉憲章率由軌度盡謙恭於齒冑審方俗於
迎郊春禮冬詩趨庭靡懈三善六德勗志無愆
絕驕奢之心納忠良之訓播徽猷於外宇申敬
奉於中闈允睦周親務殷堯族永隆四術式寧
萬類無怠無荒保我宗基

與朋友親小國本垂然六卦五德訓萬民玉
夏啓於有子闡高燭敬備代訓外野王宣精求
兩兩清泉直貫三木式身東歸業創千古其以
田升王為皇太子文

碧虛

張志和

碧虛冥茫飄輪幹乎乾湫盤浮乎坤紅明環于
天衢升井為炎降斗為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
遷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無涯者辯
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
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
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
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
而祇卑上騰神尊下降遇於靈荒之野靈荒之

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電
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為中道主上下無怨二
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
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卑曰朕有地
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
朕之俛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奚物帝言
天地其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
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鞅物尊圍八
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

而氣烟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願
帝之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
化化中員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幬物尊五星
交列宿粲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雰稜雲
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
曰天如帳胡縣乎其土地如壇厥下乎何安神
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
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所
以安靈荒曰飄輪幹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

祇卑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
 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
 朕之空茫唐濛洞無不通無內無外無西無東
 曠閭漭蕩蒼茫青冥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
 掛紅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遊之臥而泅
 之泛然飄颻皆可停豁乎包乎毋廓乎堅乎壽
 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地不見其
 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朕之長無寄
 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府

祇卑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忝然天地為
 之閉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
 其體若何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
 於是碧虛子次謂之曰無自而然自然之無無
 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慤然其形團闔爾之視
 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儵邀而忽
 遊請駕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
 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無自而然是謂玄然

無造而化是謂真化之玄也之真也無玄而玄
是謂真玄無真而真是謂玄真馳言曰無然乎
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無化乎其化一乎
化然後觀乎造化無玄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
乎真玄無真乎其真一乎真然後觀乎玄真逸
言曰真真乎玄玄乎真玄乎無真乎真真真
乎無玄乎玄玄然後登太寥之天夫無有也者
有無之始也有無也者無有之初也無有作有
無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空以

徧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
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徧而體浮風行而用作
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體存故
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觀變
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可
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
水之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
意也是故風水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
意其意而不一幹乎乾而能常浮乎坤而能長

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化之而無邊因之而
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太初
大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任之
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鸞鷲

張志和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飄颻然曰颯颯乎之
颯颯乎而颯颯乎之颯颯乎而扇鴻濛而么颯
呖粼鼓鞞辟而悲咤颯颯蹶石拔木蹙浪奔濤
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雲之氣騰然曰翕乎
忽乎之滅没乎者澹淳涸愠之翳鬱乎者蒙乎
昧乎之昏晦乎者變隸駢黜之霍霽乎者翳海
吞山遏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
聲填然曰誅轟轟乎轆轤忽犖犖乎虢虢礧輪

古文世續 卷之五十四 三百一
奔乎轂乎些欬電燧烈缺若霆驚劈歷乎此若
獨不聞乎洪濤震鼓猛獸唬怒彼碌碌者莫吾
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此海之濤奔然
曰浩乎汗乎之澶漫乎且澎乎湃乎之滂沛乎
且何鯤鵬頡頃翼之聲邪乎且翻鰲盪鯨崩
壺倒瀛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且火之燦烈然
曰烘乎炆乎之煥爛乎焉翕乎煜乎之煽炫乎
焉靛煖灼爍烜赫燭燬涸澤焦山熾日薰天其
孰能大乎吾之大乎焉日之耀照然曰煌煌乎

陽陽乎歟晶晶乎熒熒乎歟杲杲瞳瞳炎炎赫
赫光天照地流金爍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
歟地之震殷然曰坤乎崙乎之坱圪磅礴之乎
之崔乎嵬乎之坳堯确礪之乎之浸海流河而
有常奔山走陵而無疆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
之天之鳴窅然曰乾乎圓乎之慤乎只穹乎崇
乎之廓乎只昊恢恢之顛顛旻蒼蒼之玄玄包
水旋風蓋地環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
之寥設然曰豁乎泅乎之曠宕乎哉虛乎無乎

之漭浪乎哉濛同茫唐青冥蒼茫廓兮而廉寔
 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哉
 既而九大各競自能風之飄曰孰有大乎吾曹
 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
 詣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飄日罷其燿
 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燦天靜其鳴空喪
 其寥於是乎俾雷之送八道之境聲者讓響形
 者讓影不有不無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慙而
 還遂相讓為無為之色相與成無為之域以終

乎塵劫之極而已焉歆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
 無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昔之為狀乎廓然
 其虛者空也莫然其無者滅也永然其初者遠
 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慙博玄
 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邈其遙明以照其
 光默以湛其寂慙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
 神其妙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
 不得乎得斯之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
 而無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

古文世編 卷之九十四 三十一
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噫冲虚德之冷然
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寥德之無終
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
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橐體者篋軀也戴芥者
負垢也苗蠲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也燭腹之
蟲循乎墻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業
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晒乎燭腹日子之自謂
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燿乎夜見乎險阻審乎
取舍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亡乎身

未若吾之晦跡之逍遙也負垢晒乎篋軀日子
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乎體篋乎軀進則外
乎首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鼠首
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
根蟬晒乎負垢日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藁
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疑子之動也糞然
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驚恐之
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
之相西也於是眩華聞之晒乎根蟬日子之自

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
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行苗乎脊受風日
於外而屢長無羈馱誰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
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
之瞥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稟乎造化之奇妙
乎古今之名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
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
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
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

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無而有謂有而
無其來也儵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
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覩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
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圓也故曰至圓無圓而
能方至方無方而能圓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
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
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
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
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

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
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
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
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
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
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
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無薄蝕之憂神
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有之非未無也
無之非未有也且未無之有而不有未有之無

而不無斯有無之至也故今有之忽無非昔無
之未有今無之忽有非昔有之未無者異乎時
也若夫無彼無有連既往之無有而不殊無此
有無合將來之有無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
時者待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
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影之問乎光曰
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
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
何君之好無恒俾吾之令無常與光之答乎影

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
在鈎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
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恒豈吾之
獨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怪吾之尤
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
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
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第
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背何
正妄推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寂曰二默能二之
默之一也無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無有寂之
二也有無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
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
真一矣夫真一者無一無二無寂無默無是四
者又無其無斯謂之真無矣夫能游乎真無之
域者然後謁乎真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真無之
域謁乎真一之容者乃見乎諸無矣寂於是謂
默曰若夫諸無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爲之名者

曰太無之寰夫太無之寰者人無能諡焉吾強
為之諡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
氣湛然不語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何也吾聞
其名矣又見其無也今也吾聞其諡矣未見其
無也斯之謂之太無之諡邪寂之覺曰適吾與
子為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
還也而寂為之絕談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陽冰志在古篆蓋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
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旁模刻而已緬想聖人
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
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
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
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禮於鬢眉口鼻得喜
怒慘舒之容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
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

古文世編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
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
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東爲宋魚魯一惑涇
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
廢食雪泣攬筆長嘆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
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剋
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爲務以文明爲
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
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
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
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
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青若
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
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
之可也伏望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
暮闇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
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人之
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

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
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
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
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
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
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
布衣名爲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於金
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

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陳之公
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
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謫仙
人朝列賦謫仙之謔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
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
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
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
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
而相顧臨當挂冠公又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

脩枕上授簡俾余為序論闕睢之義始愧卜商
明春秋之辭終慙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
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
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元包首傳

蘇源明

傳曰理亂相糺亂極則先乎太易文弊則從于
巨包聖人以遺也賢人以發也易始乎乾文之
昭也以行包起于坤質之用也以靖行者所以
動天下之務靖者所以默天下之機太陰太陽
潛相貞也少陰少陽潛相成也亢井莫默地之
輿也顛口勺盈天之冒也仍而通之極乎三十
六全而廟之窮乎六十四其旨微其體正語其
義則蠹然而不誣觀其辭則忤然而不及視一



古文世編 卷之七十四 三百廿三
秀是以包五藏蘊五神全五體備五事合而行
之有五德皆本於五行然則色不以五行雖有
離婁之明不能定其文彩聲不以五行雖有師
曠之聰不能定其音律味不以五行雖有俞附
之術不能定其性命氣不以五行雖有老聃之
道不能定其嘘吸言不以五行雖有尼父之德
不能定其詞理歷數不以五行雖有重黎之算
不能守其叙陰陽不以五行雖有犧炎之聖不
能定其吉凶萬物無不由五行以定包者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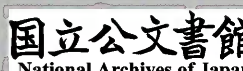
定之爲義博矣哉夫不定而眎則五色亂於目
矣不定而聽則五音亂於耳矣不定而食則五
味亂於口矣故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鼻不定而吸則不能理五氣心
不定而語則不能敷五教志不定而行則不能
脩五德身不定而動則不能用五事夫有一不
定則人不畏有一不定則人不信是以君子定
其目而後視定其耳而後聽定其味而後食定
其氣而後吸定其心而後語定其志而後行定

其身而後動定其數而後算定其意而後占故
無失矣夫至人不占者何以其定也占者所以
定美惡至人無惡占者所以定吉凶至人無凶
占者所以定休咎至人無咎占者所以定嫌疑
至人無疑夫惟定矣又何假於占哉

元包說源

蘇源明

在昔哲王受明命皆能變文質順陰陽大矣哉
此帝王之能事也古者天生人而未樹之以君
上下交雜品位紛錯陰陽初分文質未作庖犧
之王天下也畫八卦法三才而一之質斯尚文
之代也自黃帝暨乎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蓋
取諸乾則尚文也取諸坤則尚質也通其變而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人宜之是以自天祐之
吉無不利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有周易皆



卦次不同而筭術各異斯文質之更變也仲尼有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斯則百王不易之道明矣自茲以降代歷千禩人非一性窮奢極麗飫欲厭心不能正本澄源及文歸質若河傾海覆汎濫平陸流盪無依迄至今日而莫之變也夫王者之有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其既往者廢將來者興是以三皇之王五帝之理樂不相沿禮不相襲且物極則反理有固然又質之體其將變矣詰人觀象立言垂範作則

將以究索厥理匡贊皇極推吉凶於卦象陳理亂於邦家廣論易道冀禋帝業蓋時尚質之書也嗚呼采世人之訂述作之意焉爾

織紝緹緝婦人當工者皆不爲罕有得與言語者其色莊其氣顓莊顓之聲四馳雖里中男子狂而少壯者無敢侮居一歲懼人之大我異也遂婦於同里人其夫問所自其云如對主人之詞觀其付夫之意似沒身不敢貳者其夫自謂得妻也所付亦如婦人付之之意旣生一子謂婦人所付愈固而不萌異慮是後則忽有所如徃宵漏半而去未辨色來歸于再于三其夫疑有以動其心者怒願去之以其有子子又乳也

尚依違焉婦人前志不衰他夜旣歸色甚喜若有得者及詰之乃舉先置人首於囊者撤其囊面如生其夫大恐恚且走婦人卽卑下辭氣和貌怡色言且前曰我生於蜀長於蜀父爲蜀小吏有罪非死罪也法當笞遇位而酷者陰以非法繩之卒棄市當幼力不任其心未果殺今長矣果殺之力符其心者也願無駭又執其子曰爾漸長人心漸賤爾曰其毋殺人其子必無狀旣生之使其賤之人爲非勇也不如殺而絕遂

殺其子而謝其夫曰勉仁與義也無先已而後人也異時子遇難必有以報者辭已乎其夫決既出戶望其疾如翼而飛云按蜀婦人求復父仇有年矣卒如心又殺其子捐其夫子不得為恩夫不得為累推之於孝斯孝已推之於義斯義已孝且義已孝婦人也自國初到今僅二百年忠義孝烈婦人女子其事能使千萬歲無以過孝有高愍女庚義婦楊烈婦今蜀婦人宜與三婦人齒前以隴西李端言始異之作傳傳備

博陵崔蠡又作文目其題曰義激將與端言共激諸義而感激者蜀婦人在長安凡三年來于貞元二十年嫁于二十一年去于和元初

賜陳敬瑄太尉鐵券文

樂明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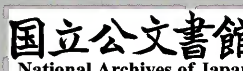
烹巨鼈者鼎大於滄海斬長鯨者劍倚於青天
既止異勳勉膺殊寵李晟免其十死子儀成其
九功鏤以金鏞賜其鐵契後來繼者豈在他人
歲寒知松柏之心國難見忠貞之節五山鎮地
一柱擎天氣壓乾坤量含宇宙自居環衛出擁
旋幢論清政而水鏡無光吐赤誠而朝霞失色
手持玉節身鎮錦城扶乾綱則萬國安心紐坤
維則百蠻遶指三川飲化一境歸仁朕以稅駕

褒斜省方邛蜀匍匐而來迎鳳輦驅馳而速建
龍宮百辟來朝萬方入貢夏禹塗山之會未盛
於斯漢高沛國之歡無以過此戮阡能疾如剪
草除莠昇易若焚巢不讓武侯之勳無愧文翁
之化海東獻款雲南披誠九穀豐登三農務盛
濟贍軍國拯接朝廷內竭家財外罄公帑千官
感惠一國推功今則巨猾奔逃神州克復將歸
上國即別成都致朕身安由卿忠蓋前封公爵
後賜羆王詢於衆情未愜羣望今賜卿鐵券赦
其十死望泰山而立誓指黃河以爲盟山無盡
時河無竭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永遠貴昌並
皆如此

盛矣美矣魏乎煥乎躡三五以騰徽吞八九而
高視尚且崇謙讓之道守冲撝之德抑斯天瑞
協此人謀陛下雖不宰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
所謂

賀元日御正殿受朝賀表 文苑英華

上正三辰下臨萬國事雖舉舊命則惟新臣聞
聖祖垂訓王者處域中之尊公羊紀時春者為
一歲之始載稽故實抑有典章近歲以來此禮
多闕或事因惜費或時屬告休伏惟陛下道被
無垠政敷有紀全被發生之德無非訢合之仁
蒼旻降符黃輿告瑞石碑既見文作太平銀甕
旋臻字成萬歲而又憂勤不輟克責方深精誠
旁照於八紘懇惻上通於九廟仙厨撤味獸館



休畋遂使化妖宿為壽星變小戎為餓殍慶由
聖感令屬神行爰在新正式脩闕典彤庭列位
丹陛陳儀凝旒而天啓其門服衮而日升於觀
翼風發越兌澤滂沱左右賢臣駿奔多士國無
諛佞擢靈草而不搖朝絕奸邪儼神羊而莫動
禮成而退物有其容况以光耀瑤圖丹青玉版
輝前映後邁五登三臣竊訪碩儒遠徵舊典帝
堯華封之祝唯止匹夫神禹塗山之儀且非元
會然猶堯有多憂之戒禹存後至之誅在和平

而尚乖孰歡呼之可致豈與茲日而得同年臣
方守河潼正分符竹不獲躬陳玉帛首率梯航
况又嘗以藝文叨居禁密雖遠離天上猶近關
西抃賀空深就望無所心馳紫闕非夢昧而不
通竟繞皇闈羨歸飛而莫及

懸旌坐而待曙勞懷罪已之念誕想安人之策
亦惟羣公卿士百辟庶寮咸聽朕命協宣乃力
履清白之道還淳素之風率是黎元歸于仁壽
君臣一德何以尚茲迺者刑政不脩惠化未洽
既盡才力良多抵犯諍惟哀矜實軫于懷今將
大振綱維益明懲勸肇舉改元之典弘敷宥宥
之澤可大赦天下改廣德三年為永泰元年

季札

獨孤及

謹按季子二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
聞于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
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
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
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是以泰伯之奔勾
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
而不私泰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
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

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泰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反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閔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

其觀變周樂慮危戒傾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國以表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誰生之哉

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爲
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文明經加帖從此積
弊寢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
文不越諸家之藝迤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
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况復徵以孔門之
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旣深奔競爲務矜
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譴爲常
談以向背爲已任投刺干謁驅馳于要津露才
揚已喧騰于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

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
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
之于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
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顛顛向化皆延頸
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
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古先哲后
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
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間有
孝友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

孝廉爲名薦之于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于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與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禮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

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弁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旣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卽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牝司鷲啄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築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橫絕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爲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爲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爲弱減不爲僭奪握中持平

不振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追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

執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
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
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為唐
書帝紀徵諸禮經是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祚
在太后之前而叙年製紀居太后之下方之躋
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並未為可或曰班馬良
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
乎答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呂
負於漢約無遷鼎革命之甚况其時孝惠已歿

孝文在下宮中二子非劉氏種不紀呂后將紀
誰焉雖云其然議者猶為不可况遷鼎革命者
乎或曰若太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
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
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
表年何所拘閔裂為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
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
也今請併太后紀合孝和紀每於歲首必書孝
和所在以統之書曰其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

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迹
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
間矣其姓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才藝智
略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
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云

君臣箴

唐德宗

夫惟德惠人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
立有極駿命不易總萬機以成務齊六合之殊
致一心不能獨鑑一目不能周視敷求哲人式
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
思正直何啓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讜
言者逆耳讒諛者伺側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
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慝譬彼輕舟烝徒楫之亦
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國不自得師覆車之

軌予其懲而高以下升和由甘受惟君無良亦
臣之咎聞諸辛毗牽裾魏后則有禽息竭忠碎
首勉思獻替以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徵而彰勿
謂何害自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令旣出而焉
悔鼓鍾在宮聲聞于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將
負屨以虚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實匡舜
禹近茲魏徵佑我文祖君臣協德混一區宇肆
予寡昧獲纘丕緒臣哉隣哉爾翼爾輔高秋始
肅我武維揚輟此禁衛殿于大邦戀闕方甚嘉

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辭高理要入德知
方總被千虜備于八章宣父有言啓予者商殷
有盤銘周有欵器或誠以辭或警以事披圖演
義發于爾志與金鏡而高懸將座右而同置人
皆有初鮮愼厥終汝其夙夜期保朕躬無曰爾
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言之應千里攸同導彼
遐徐達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功旣往旣來
懷賢忡忡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後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歟
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欲交馳，利害糾紛，無主
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目不備覩，
耳難徧聞，覩之聞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遠
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維何不自正身，
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爾欲，罔載爾偽，體道
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
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
理無求備，事多總集，衆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

勿貳，以天下之目為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
為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辯理惟精，逆耳拂心，
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姦諛全度，
忠貞先人，立言為代，作程諤諤者昌，唯唯者傾，
繫以興亡，曷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
哲王夙夜，祗畏馭朽為戒，納隍為志，神將害盈，
天匪假易，四海為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
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奇，伎淫巧放，珍禽
怪獸，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

欲誠必著清已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
有為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
禍害亦隨慢易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
可恃作威逞力厲階斯起垂旒蔽聰齷齪塞耳
含弘光大是亦為美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
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圖寇戎薦興
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
典謨作誠斯言寘于坐隅右宸
宸銘
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

以彌為衡為鈞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
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
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
獻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惟陶唐
乃聞疇咨及陋明敷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迨
伊尹相于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
謀無不臧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既興蕭曹
亦彰烈烈我祖膺期而昌剗滅羣兇砥平四方
惟衛及英啓闢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

魏徵忠睿昂昂偉茲衆材爲棟爲梁蕩蕩巍巍
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廢興繫于時主主之得失
資于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伯入作
申甫絕維載張闕袞斯補惟德是倚惟才是求
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傳說板築夷吾射鉤任之
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何讎追惟哲主
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暗於理術師旅繁起政刑
多失邁茲艱屯夙夜祗懼翊我戴我實惟勳賢
內熙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

壓境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顛予嘉爾誠
爾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耻自昔格言慎終
如始功藏鼎彝道冠圖史無俾伊傳克專厥美
作鑒勒銘永世是紀

右台
衡銘

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
淳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
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
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
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
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
樂金仙之道聞四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
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

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草阜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
淳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
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
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
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
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
樂金仙之道聞四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
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

三十一

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卽唱言阿彌陀佛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實際緣生不答爲緣起也實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或曙發和雅音穆如瑟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

有辰乎緣有盡乎以今年七月粹而不懌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羽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任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於殊類或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舍利十餘粒炯爾燿日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

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其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沒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其誰曰語恠而况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於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成都尹南康郡王韋臯記

韋臯破吐蕃露布

于公異

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王夷不亂華師直爲壯曲爲老懷梟鷗銷殺沴稟仰天和剪鯨鯢清郊原掃除群穢王猷允塞我武惟揚夷德無厭弗悔衽金之旣楚氛甚惡輒興衷甲之謀蠢爾爲讎整居匪茹盍竄匿于龍荒復虔劉于麟塞戡我守將墮我陣隍脩戈矛與同仇靡室家不遑處鳥蠻撓其腹心回鷗擣其肘腋衆素飽矣一大治之九攻九却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



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
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興也
始其家憚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
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
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為釋氏使儒者聞
之得稱為孝乎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
哉子為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
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變歷試賤
務掃寺地潔僧廁踐泥污牆具瓦施屋牧牛一

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為
字他日間字于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
但于牧所做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
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求于寺中令其
剪榛莽以門入之然或昧記文字懵焉若有所
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為慵惰鞭之因
歎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
為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困倦所投捨主
者而去卷衣詣伶當者謔談三氏以身為伶正

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
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
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
緝學工書天寶中郢人酺于滄浪道邑吏召子
為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
手拊背親授詩集于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
書于火門山鄒夫子野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
出守竟陵郡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馬幫一
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幫襄陽太守李愷見

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已之所
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
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為緇素忘年之
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為善若已有之見
人不善若已羞之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
人多之自祿山亂中原為四悲詩劉辰窺江淮
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
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
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

于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夫識書人多識畫自古蓄聚寶玩之家固亦多矣則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閱玩而不能裝褫裝褫而殊亡銓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貞觀開元之代自古盛時天子神聖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藝購求至寶歸之如雲故內府圖書謂之大備或有進獻以獲官爵或有搜訪以獲錫賚又有從來蓄聚之家自號圖書之府蓄聚既多必有佳者妍蚩渾雜亦在']

論鑒識收藏購求閱玩

張彥遠

夫識書人多識畫自古蓄聚寶玩之家固亦多矣則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閱玩而不能裝褫裝褫而殊亡銓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貞觀開元之代自古盛時天子神聖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藝購求至寶歸之如雲故內府圖書謂之大備或有進獻以獲官爵或有搜訪以獲錫賚又有從來蓄聚之家自號圖書之府蓄聚既多必有佳者妍蚩渾雜亦在

銓量是故非其人雖近代亦朽蠹得其地則遠
古亦完全其有晉宋名跡煥然如新已歷數百
年紙素彩色未甚敗何故開元天寶間踪或已
耗散良由寶之不得其地也夫金出於山珠產
於泉取之不已爲天下用圖畫歲月旣久耗散
將盡名人藝士不復更生可不惜哉夫人不善
寶玩者動見勞辱卷舒失所者操揉便損不解
裝褫者隨手棄損遂使真跡漸少不亦痛哉非
好事者不可妄傳書畫近火燭不可觀書畫向

風日正飡飲唾涕不洗手並不可觀書畫昔桓
玄愛重圖書每示賓客客有非好事者正飡寒
具以手捉書畫大點污玄惋惜移時自後每出
法書輒令洗手人家要置一平安床褥拂拭舒
展觀之大卷軸宜造一架觀則懸之凡書畫時
時舒展卽免蠹濕余自弱年鳩集遺失墮玩裝
理晝夜精勤每獲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綴竟
日寶玩可致者必貨弊衣減糲食妻子僮僕切
切喧咲或曰終日爲無益之事竟何補哉旣而

歎曰若復不爲無益之事則安能悅有涯之生
是以愛好愈篤近於成癖每清晨間景竹窻松
軒以千乘爲輕以一瓢爲倦身外之累且無長
物唯書與畫猶未忘情旣頽然以忘言又怡然
以觀閱常恨不得竊觀御府之名迹以資書畫
之廣博又好事家難以假借况少真本書則不
得筆法不能結字已墜家聲爲終身之痛畫又
迹不逮意但以自娛與夫熬熬汲汲名利交戰
於胸中不亦猶賢乎昔陶隱居啓梁武帝曰愚
固博涉患未能精苦恨無書願作主書令史晚
愛楷隸又羨典掌之人人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
能周流天壤區區惟恣五慾實可愧耻每得作
才鬼猶勝頑仙此陶隱居之志也由是書畫皆
爲精妙况余凡鄙於二道能無癖好哉

為李採訪賀收京表
 常袞
 夏歷其昌昇何逃罪漢維既振莽亦伏誅伏惟
 陛下恢正皇綱光膺帝業日月昭其明略雷霆
 發其英斷拯橫流而方割撲燎火之已焚頃者
 胡羯亂常峭函失守暴殄天物憑陵帝京上皇
 興避狄之仁陛下有蒙塵之難賴宸衷果決睿
 算昭宣憤陵寢之樵蘇悲黎元之塗炭必將嘗
 膽誓使然臍不有殷憂何以啓中興之盛業不
 有患難何以彰撥亂之哲英步自郇邠至於朝

為李採訪賀收京表

常袞

夏歷其昌昇何逃罪漢維既振莽亦伏誅伏惟
 陛下恢正皇綱光膺帝業日月昭其明略雷霆
 發其英斷拯橫流而方割撲燎火之已焚頃者
 胡羯亂常峭函失守暴殄天物憑陵帝京上皇
 興避狄之仁陛下有蒙塵之難賴宸衷果決睿
 算昭宣憤陵寢之樵蘇悲黎元之塗炭必將嘗
 膽誓使然臍不有殷憂何以啓中興之盛業不
 有患難何以彰撥亂之哲英步自郇邠至於朝

漠撫巡城邑招致甲兵誥命俯臨三讓而登九
五師徒走集一呼而喻百萬設壇拜將虛左迎
師臨朝有怵惕之容率土下哀痛之詔六軍之
號令既肅萬人之賞罰且明湯火不辭矢石何
懼及清秋戒節太白方高爰整軍容順乎殺氣
恭行天討掃彼妖氛千里貔貅之營百里龍蛇
之陣沸若雲海聚如雪山壘揭終峰塹迴渭水
闕軍聲而丘陵歛盪揚兵氣而天道晦冥蠢茲
兇徒猶敢旅拒鼓譟白刃來聚犬羊之羣旗靡

黃塵旋就鯨鯢之戮渠魁不漏噍類無遺枝梧
者面縛中軍顛背者頭懸後殿敗符融於淝水
自可慙功破王邑於昆陽未云快意遂封尸於
京觀旋振旅於王城啓闢千門掃除九陌祓羶
糝於宮闕洗毒螫於閭閻耆艾歡迎久思周德
衣冠兩泣還覩漢儀謳吟變喫咻之聲氣象迴
嚴凝之慘廓丹霄以瞻羽衛肅黃道而復鑿輿
正寶位於北辰道光主鬯迎上皇於西蜀歡展
奉親永惟宗社之靈實荷乾坤之慶

勤服勞瘁遊能力忠衛社稷勳書甲令建牙移
 鎮在浚之都守龜蒙鳧繹之險當曹宋齊魯之
 會牧人馭衆憂國奉公宣文教以布朝章訓武
 經以明軍法修職貢之禮率先闡外通轉輸之
 利益贍關中疆宇不聳田萊加闢風俗澄清河
 南宴然夫以勳業之崇而等威未峻報功靡異
 豈允僉屬固宜副文昌之長總周官之任仍兼
 連率益重方隅

授李抱玉開府儀同三司制

常袞

秉德者必先於冲讓報功者亦資於禮秩遂其
 所執以彰明哲之心存其所賞以稱勳賢之策
 則勞臣知勸羣議允從具官某風雲所感挺此
 人傑文武相濟弼于朕躬竭股肱而宣力敷心
 腹而納誨道高可以諮訪言惠可以底行鎮撫
 四夷旌麾授其二柄決勝千里法令齊於一人
 端誠馭衆律畧安邊究詩書之義府脩德刑之
 戰器故使剛者有禮勇者有方三軍可用九伐

皆尅西戎卽叙中華底寧而又精心吏職諭我
朝旨茂周原之多稼省隴戍之外徭老少安懷
遠邇和洽社稷之衛邦家之光嘉乃丕績肆於
時夏冲而不盈泰而彌損累執范宣之志不言
馮異之功辭禮閣之端右罷王畿之戎號足以
光昭史冊軌度縉紳今之儀同未曰優異以其
遜職是有進階式從彝序無替成命

王開初刻同三回端

王開初刻同三回端

王開初刻同三回端



